

黄宏著

从头说起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头说起/黄宏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6

ISBN 7-5063-1408-8

I. 从… II 黄…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196 号

从头说起

作者: 黄 宏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12.5 插页: 4

印数: 001—60000

版次: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408-8/I·1396

定价: 22.00 元

正文用纸: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365222143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缘起	(1)
童年	(4)
洗礼	(19)
我的小学	(26)
告别大院的日子	(33)
当兵	(43)
做好事不留名	(53)
鹰和驴的故事	(57)
大学梦	(60)
第一次春节晚会前后	(65)
收发室的情缘	(75)
三张扑克牌	(79)
我与小品一起调入总政	(93)
尊师马季、胡可	(103)

初恋如歌·····	(123)
我和妻子小洁·····	(131)
初为人父·····	(139)
女儿豆豆·····	(146)
我爸我妈·····	(151)
怀念故人·····	(167)
秋天·····	(174)
我的搭档宋丹丹·····	(178)
难兄难弟·····	(189)
偶像·····	(211)
凡人英雄·····	(220)
外面的世界·····	(229)
台北老乡张学良·····	(253)
挑战邓亚萍·····	(279)

奥运之夜·····	(283)
足球情结·····	(287)
黄宏，我爱你·····	(295)
应酬·····	(302)
我与观众·····	(307)
难忘珍宝岛·····	(325)
唐山大地震·····	(332)
情系西沙·····	(342)
老山日记·····	(350)
淮河水灾·····	(360)
香港回归·····	(368)
张北行·····	(373)
后记·····	(387)

缘 起

只要你翻开这本书，就是咱们的缘分。

每年春节，我都会通过电视走入您的家中，平时习惯于舞台上与观众交流，这一拿起笔来，还真有些无所适从。至情地去写，与我平时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不符；调侃地去写，又怕冲淡内心的真切感悟。其实喜剧演员在生活中不一定都喜，就像正剧演员在生活中不一定都正一样（请正剧演员原谅），喜怒哀乐，人人都有，不然就不会编织出一个多彩的人生。

最近，我相继出版了《黄宏小品集》、《黄宏曲艺集》两部书，共四十万字，它们是我从艺二十多年的心血结晶。

如果说这两本书是对我过去创作的一段总结，不如说是对我人生半程的一次梳理。

我不止一次地想：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三百六十五

行，真是干什么的都有。工人盖房子，是为了让人们住好；农民种粮食，是为了让人们吃好；还有那么一些人，整天琢磨喜剧小品，他们的目的也很明确，为了让人们笑好。

我喜爱我的职业，并把我全部的心血奉献给它。对艺术认真，对观众忠诚一直是我做人从艺的准则。每当看到自己的作品获得成功，那种喜悦和兴奋不亚于科学家看到卫星上天。

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几次约稿，让我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我犹豫不定，我总觉得自己的年纪轻，资历浅，写书未免过早。

可是又一想，人生就是不断地总结，通过写写自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自我。只有把旧的倒出去，才能把新的装进来。过去的已经过去，历史不会倒流，但昨天的我会告诉今天的我，明天的路该怎么走。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告诉读者，使读者朋友对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当然，如果它能够为那些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们提供一份有趣的人生参考，我会更加快乐。

拿定主意后，把写这本书作为了我一九九七年的头等大事，动笔的日期定在大年初一。我有个习惯，干什么事都愿意把开始的时间定死，至于能不能按时完成，那就再说了。

除夕之夜，我从春节晚会直播现场回到家中，首先解下了扎在腰上一年之久的本命年红腰带。有句歇后语叫

“腰带没眼儿系（记）不住”。但我却对这没眼儿的腰带记得最牢。从小到大我一共扎过三条红腰带：十二岁那年是姥姥给扎的，盼我好好长大；二十四岁那年是妈妈给扎的，愿我平平安安；三十六岁那年是媳妇儿给扎的，祝我顺顺利利。如今姥姥已去世了，妈妈也老了，我和妻子也步入了中年。一天，我和她说：“等到我四十八岁的红腰带，就该轮到女儿给扎了。”不管是谁扎的，都是亲人的祝福——祝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好。

零点钟声之后，全家人吃起了年夜饺子，那是我有生以来饺子吃得最多的一次。因为我要写书，我要熬夜，我要熬一个通宵！

我在台灯下铺上一本崭新的稿纸，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枝谈恋爱时，妻子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用的金笔，拉开架势，坐在桌前。几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可能都是那饺子闹的。我问媳妇，这本书该起个什么名呢？她未加任何思索地对我说：“《饭桶》！”

其实给书起名字比写书还要难，直到这本书写完之后，名字还没有定下来。那种感觉很像给孩子起名，你越希望它美好，你越觉得哪个名都不合适。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用一个既简单又普通的名字：《从头说起》。

童 年

出生的时候我笑了。

都说老鼠糟践粮食，可就在粮食困难时期，又多了一只老鼠。我是一九六〇年出生属鼠的，像那些忌口于自己属相动物的信命者一样，我从不吃老鼠。

一九六〇年，中国遇上了一个大饥荒年。也许是历史的偶然，一九六〇年正是鼠年，中国人不大喜欢的鼠年，偏偏又是甲子，和灾难的一九〇〇年正好一个轮回。

就是这一年，老天爷把我带到人间，有点生不逢时。

哈尔滨的五月，是个美丽季节。春光烂漫，景色宜人，白色的、紫色的丁香花散发着幽香，江边的垂柳随风摇曳。虽然中国面临饥荒与贫瘠，大自然却依旧尽情地展示着五月的风情。

哈尔滨素来就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潺潺松花江水更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几分秀色。城市中心有三个主要居

住区：道外、道里、南岗。民间有个说法：道外是地狱，道里是人间，南岗是天堂。这个说法也来自于松花江。道外、道里地势低，又位于江边，一泛洪水就首当其冲。南岗则为全市之岗，地势高高在上，又是全市文化教育的中心。黑龙江省广播电台的家属宿舍，就坐落在南岗区的文林街1号。

这里，就是我呱呱坠地的地方。

文林街1号是一个大院，整个大院更像是城市中的一个村庄，方圆几千平米，居住着上百户人家。纵向排列十栋平房，每栋十家，我家是最后一栋的第三个门，房前有院，房后有半亩自留地。大院四周拦有铁丝网，网外是公家的果园和菜地，两座高达近百米的电台发射铁塔就伫立在我家的门前。这里的孩子们都很规矩，邻里们相处得也很融洽，孩子们能分出谁是谁家的主人，大人们能认出谁是谁家的孩子。那年头双职工很少，大都是男的工作，女的在家，被称为家庭妇女。她们持家守业，勤勤谨谨。闲暇时分就拿个小板凳在某家门前团团围坐，张家长李家短地唠嗑。其时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松花江水悠然流淌。你会发现，原来每个家庭主妇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妈妈就是其中的一员。

爸爸黄枫是著名的曲艺演员，省广播说唱团团长，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和全国劳动模范，出席过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当时的说法，算又红又专了。他整天忙着带团演出、开会学习、深入基层，一个月没几天

在家。那年五一节前夕，爸爸拉着一车豆腐渣和两个锅盖大的“列巴”回家了（“列巴”是俄语译音，就是面包，但这种面包和普通面包不一样，没油没奶就像烤出的大干馒头，这种面包可以保存很久，是哈尔滨的一大特色）。

“淑琴，”爸爸叫妈妈总爱把姓隐去，“明天我要去陕西演出，外带招收学员，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小三出生我赶不回来了。”

小三指的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我。我上边有两个哥哥，所以还没出生，席位就已排好，属于第三号人物。

我出生前，爸爸的惟一期盼，就是我能变变品种是个女孩。可没想到，我们还没见面呢，就使他老人家大失所望。爸爸拉回的豆腐渣和面包是为妈妈坐月子准备的，并嘱咐她一定要好好补补。

现在听起来是惨了点，可当时这已经是奢侈品了。后来，我在创作小品《超生游击队》中写了这样一句对白：“怀孕的时候我想吃点水果都没有，”“那不是给你准备了两捆大葱吗？”

这段台词之所以传神，就是因为有母亲的那一段生活经历。

管它逢时不逢时，五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在文林街1号的家庭产房里出生了。

左邻右舍都赶来看我，隔壁的米奶奶在我家门上系了个红布条，一是报喜，二是提醒男人禁止入内。刚出生的孩子没什么模样，只是听妈妈说我当时肥头大耳，挺足

实。

我的出生没有更多的哭声，两个小时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我在笑。

“快看，这孩子刚生下来就会笑！”

出生的时候我笑了，这是妈妈的最深记忆。

五月下旬的那个下午，对我来说是幸运的时刻。为什么要说下旬呢？因为我准确的出生日期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据说当时的户口本上有我出生的日期，可我十三岁当兵那年就注销了户口，而在这之前我又没过过生日，直到现在三十七年了，我没吃过一块自己的生日蛋糕，妈妈为此心里一直不安，她和爸爸不止一次到原来的派出所去查找底子，可是派出所多次搬迁，底子也查不到了。我跟妈妈说：“没有准确的生日更好，这说明我是真龙天子，别人过生日，我过‘生月’。”部队开始办军官证那年，为了好记，我就填写了五月二十五日。

从此，这一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妈妈告诉我：假如能找到隔壁老吴家的小鹏，就能搞清楚你的生日，因为他比你早出生五天。但是我一直没找，因为他的父母也不一定能记得住他的生日。那个年代人们对生孩子确实没那么在意。

我出生的消息传到了西安，招待所传达室的大爷给我爸爸打了电话。

“黄枫同志，你爱人生了！快来取电报！”

“男孩女孩？”

“大胖小子！”

“谢谢你了！电报就先放在您那儿吧！”

半年之后，爸爸回到了家，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摇篮前看我，据说当时我是又伸胳膊又蹬腿，极力表现。虽说男孩不太随他的心愿，但一看我的模样，还是挺喜欢的。当他第一次把我举起的时候，不知道我是过于激动，还是出于报复，一泡尿浇在了他的头上。

从此，我们爷俩有了“浇”情。

妈妈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不到三岁，我就经历了三次灾难，到现在妈妈还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们弟兄三个。大哥一九五四年出生，正赶上抗美援朝胜利，因此起名黄胜利，后改名黄凯。大哥性格内向，忠厚老实，是个慢性子，从小就爱看书，经常是捧本小说一坐就是半天，妈妈让他干什么活，他都是只有应声没有行动，直到妈妈发火。后来大哥当上了黑龙江电视台的导演、文艺部主任，在省台春节晚会现场看见他风风火火忙前跑后指挥的时候，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他小时候的模样。

二哥一九五七年出生，起名黄明明，从小聪明可爱，三岁时相片就上了月份牌。爸爸有意让他接班，在自己的中间加了个“小”字，改名黄小枫。二哥性格外向好动，对一切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不管什么玩具都能一件一件地拆开，当然再装就装不上了。大哥叫他败家子儿。二哥从

小就爱蹦爱跳，长大后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演员，黑龙江省舞蹈团的副团长。他是我们弟兄三个中第一个走上舞台的，也是第一个下台的。

我原名黄长寿，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家里压根儿就没打算培养我搞艺术。

妈妈生我后的当天就自己下地做饭，看管我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六岁的大哥和三岁的二哥身上。充满好奇心的二哥看到家里多了个活物，兴奋得床上床下蹿个不停。他站在窗台上准备来个跨跃，想跨过我跳到床头的被垛上，他腾空跃下，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砸得我四肢抽搐，嘴歪眼斜，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当天夜里高烧不退，妈妈赶紧请来医生，刚刚出生三天的我就接受了针灸治疗。邻居都说这孩子活不成了，就是治好了也是个残废。没想到七天后我竟开始好转，渐渐恢复了正常。事后，妈妈常说我捡了一条命。我则说，“我是青年舞蹈家黄小枫艺术道路上的第一块铺路石。”

添丁增口是件大事，只有报上户口才能供给粮食。而在一九六〇年多几斤粮食对家里来说非同小可。相声演员于世德的父亲于爷爷是个热心肠，他主动承担了为我报户口的任务，可他老人家到派出所之后，把妈妈告诉他的名字忘了，总不能在户口簿上写上黄小三吧！

“这孩子大难不死，图个吉利，我做主了，就叫长寿吧！”

于是，黄长寿成为我户口本上的第一个名字。

我很小的时候于爷爷就去世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记忆，但妈妈经常给我讲起这段起名的故事，它成了我生命中永远抹不去的童话。

长寿最终没有成为我的名字，但它是那位高龄老人为我送来的人生第一个祝福。

我从小就性急，一周岁刚刚会扎巴时就在学行车里拎着车跑，离开车刚能走几步，就不愿意让人扶着。一天饭后姥姥带我在院里玩，不知什么时候我嘴里含了根筷子，一不小心，被门槛绊倒了，筷子直插喉管和咽壁，鲜血从嘴里喷出，情景十分可怕。至今妈妈讲起这件事还心疼得浑身发紧。我的后咽壁被捅烂了，舌根肿得像个血葫芦，三天三夜滴水未进。姥姥和妈妈也跟着水米未沾，我哭，妈妈哭，姥姥也哭。两个人轮班抱着我，整整熬了三个通宵。

后来我常常拿这件事和妈妈开玩笑：“我现在唱歌跑调，可能就是那时扎的。”

不过有一点我特别庆幸，幸亏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是使筷子的习惯，不然像西方那样使刀、使叉子，那就不是跑调的事了，冲这一点儿就得爱国呀！

我三岁那年，第三次遭难，真可谓一步一坎。

东北天冷，冬天为了储存蔬菜，几乎每家房前都要挖个菜窖，我们家的菜窖是全院最深的。五米多深的大菜窖，把一冬的蔬菜全装在里面（后来到一九六九年战备时我家的菜窖改扩为全院防空洞的洞口）。到了春天就把窖

盖打开，窖口上盖个草帘子，让窖内空气流通。

那天我玩累了，本想在草帘子上坐下休息一会儿，没想到一屁股坐进了陷阱。当时窖口还竖有梯子，真不知我是怎么下去的。幸亏窖下有一堆没有吃完的白菜，我在菜堆上来了个倒栽葱。窖下一片漆黑，喊人听不见，哭也没人理，上边的大人找翻了天，一个小时后，我终于被营救出来了。据妈妈说，当时发现我时，我已经爬到了梯子的一半。这次虽说没有受伤，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后来我一看电影《地道战》，就想起自己在洞里挨憋的滋味。

就这样磕磕绊绊、摔摔打打，在那个大院里我长大了。最终，黄长寿这个名字没有叫开，我在大院里却添了个绰号——三猴子。多难听的名字啊！也许因为我小时候淘气，人们在我“三”的后面加了个修饰词——猴子。可是，现在想起来，我这个人也许还真像猴王孙悟空那样，只有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才能修成正果。

我的第一个舞台是姥姥的土炕。

刚出生的时候我是不受欢迎的小老鼠，可长到两三岁的时候，却成了讨人喜欢的米老鼠。

那时候，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是不快乐的，生活清苦，政治压抑，劳动紧张，老百姓成天没多少笑脸。但是在许多和睦的家庭里，关起门来之后却充满着欢乐。

我家就是这样。

一九六〇年，姥姥、姥爷和舅舅在山东老家生活不下去了，爸爸把他们接到了哈尔滨，本来就不富裕的日子又增添了新的负担。爸爸一人挣钱养活着一家八口，其中还有三个是没有户口的，困难可想而知。

难是真难，可是一大家子绑在一起共度难关，日子倒也过得蛮红火。

姥姥是个小脚，脚小得像一对尖椒。小脚姥姥用脚跟走路的情景是我童年里最深刻的记忆。姥姥是个干净利索的老人，肥肥的裤子扎着裹腿，大襟的褂子带着盘扣，黑大绒的帽子前边还有个圆髻髻。也许是小脚走路难找平衡，姥姥走起道来总是两手紧拽着袖口，胳膊在空中像跳舞似的摆来摆去。走得越急，摆得越快。姥姥的山东口音比爸爸、妈妈重得多，小三不叫小三，叫我三小。由于我多次遇险，姥姥看管我胜过爱护自己的眼珠，只要我逃出她的视线，她就会碾着小脚，房前屋后三小三小地喊个不停，见着我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娘哎，可吓死我了。”

姥姥疼我，我也爱姥姥，白天和姥姥一块吃，晚上和姥姥一起睡，姥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留在了我心里，所以那时我学姥姥是一绝，从语言到形体全都惟妙惟肖。姥姥常年生活在农村，是一个特别腼腆的人，没外人的时候我学她，她会一笑了之，一旦有外人，她就会马上制止我，怕的是让别人笑话。可我从小就是人来疯，越有外人越敢表现，姥姥看到就会嗔怪地说上我几句，因此在大哥和二哥的眼中，我学姥姥就是没老没少的大逆不道。